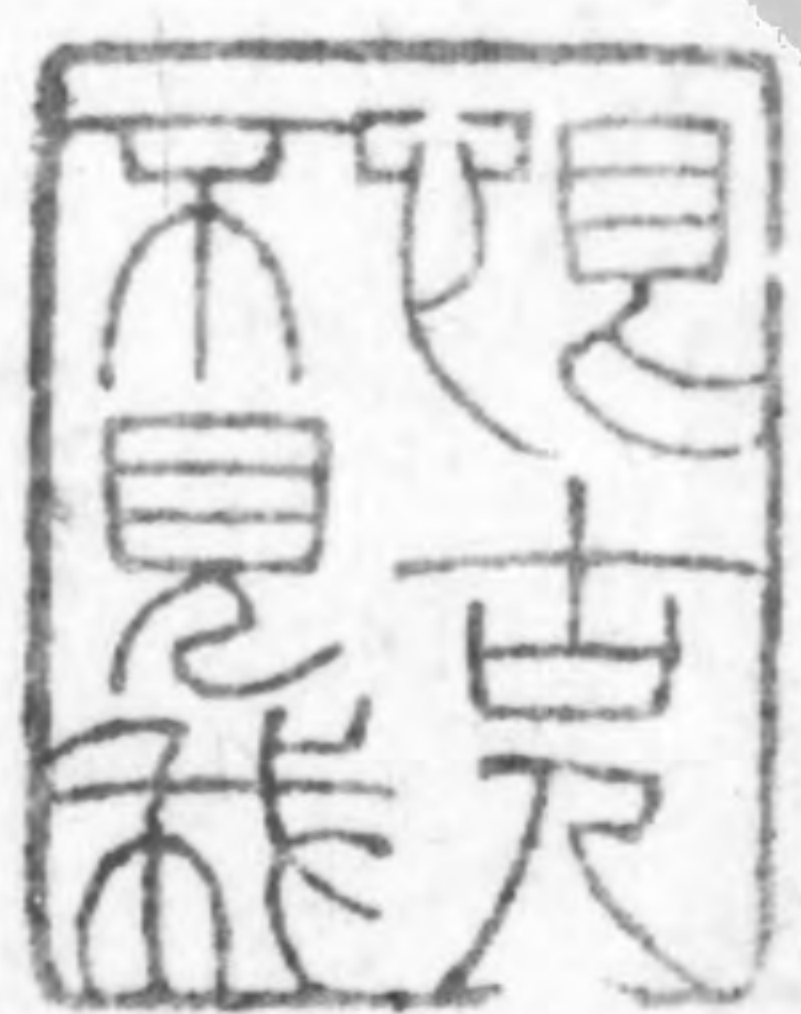




諸子平議

第十四冊

墨子二



仲



原件短缺

卷16-26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過秦上

越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亦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即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縱締交相與為一

越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為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必



德清俞樾



叟書弟二



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關一字下句云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  
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  
將勁弩四字對精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  
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  
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偃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為什

百人為伯以軍法言即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越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

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

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

○也○經○者○○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

皇本紀又誤為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理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

宮過秦中讀為羅言羅而取之也越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皆在不行此術句下

越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皆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越謹按此本作越觀終始之變觀字誤分為者見

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闕字為闕見二字矣

循津關過秦下

越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越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士字之誤

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闕所不欲焉宗首

越謹按闕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

吉府本正作士

為疑死鄭注曰疑  
國猶將也見淮南時則

篇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聞所

不欲焉猶曰恐將歲聞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

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聞所

不欲即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

無歲不聞也聞與閉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

曰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

之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閉辯見羣經平議

此文聞誤作閉正與彼同盧氏文昭不能訂正反謂

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材而

出奇厚贊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疑將可以互證

數受其制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越謹按書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與秦之

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為句天即天時也

制人八字為句奇之言奇美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

時有奇至次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難也言漢與

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

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刪去之而後人

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

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五極歲而湯起數言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

越謹按漢書即接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

文氣昭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將誰須也

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四段在竹篇首自六推事勢

段而校補者又不得其處耳今訂正如也

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因謂之

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臣聞之自禹已下

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

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

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以無

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和通竊曰是以摻

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空

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夫本末并

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令且數日之閒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陛下試擇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使

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之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事

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

越謹按大下疑奪抵字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越謹按怪字難通明吉府本作怪何怪矣也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

越謹按是當為足下文會穀之法固百以是廬

校曰是當為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越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

非古人句法之變後人罕用之或反疑其誤實非誤也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非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為

失

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者或反以為句通誤矣之

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越謹按此當作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

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藩傷

越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關文蓋謂奪之

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夫子

非是其子在彼無失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夫子

將何失非是



樹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  
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  
遇疊句多省不書止于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  
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四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通走而歸諸疾  
殆不少矣 益壞

樹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為  
句蓋言吏民苦於屬漢欲有所立四類多有也類乃語詞良  
甚也良有即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

甚即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猶屬通而歸諸疾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樹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  
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此文曰陛下所恃以為藩捍  
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

與此文相同可證之誤

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 五美

樹謹按天子當作臣當作臣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臣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樹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

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即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國盡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宗室子孫慮莫不王

此蓋漢書傳  
或誤自未必本  
文然也當取錢  
氏故曰共一查之

樾謹按漢書作莫慮不王誤也慮莫不王者慮無不王者親疏危亂篇曰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漢書作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然則此云慮莫不王猶也也國釋也貨志天下大也無慮都凡也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即大氏也慮即無慮也楊子注荀子議兵曰慮大凡也可解此文



慮字之義

特賴其尚幼倫煖之數也

制不定

緩

樾謹按倫乃偷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偷緩者言荀且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煖具字形尚相近潭本作倫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眾理解也象即眾字之誤

智禁於微次也審微

樾謹按盧校以此六字為當在上文備慮於未形上也之下其說是矣惟未解智字之義智讀為知古書

智字多段知為之而知字亦或段智為之見管子  
法法篇及墨子之書者甚多曰為智禁於微即知禁於  
微謂知及其微而禁之也若以本字讀之則不可通

周襄王出逃伯鬪

審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于鄭左傳以為避大叔帶也而

此以為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空表出之以廣異

聞惟鬪鬪即鬪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樾謹按弛讀為繞說文糸部繞繫繞也聞命而自弛繞

聞命而者謂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據說文

弛或作號與繞同聲故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  
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  
文大罪之間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曰美篇慮非顧行也謂

大氏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

而妄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亦言

其大氏如此也潭本作利非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所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並衍文貴即取貝字之誤而衍

者因又衍人字耳折乃折字之誤譚本作圻圻與折  
相似也相四似也設為圻圻善突盜者為折折讀為哲古字通  
用尚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尚賢中篇作哲民惟  
刑是也為哲與為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  
詐輟而相紹者為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  
衍字

相

〇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時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倫踰等三字即在上出字之下  
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  
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著之句下又衍一出字  
耳

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

樾謹按毋當作侮言為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  
釋官而歸為邑笑語意相近

夫離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瑰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蕭

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空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爾是天下  
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空一歲因與作之空一日  
相對為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間  
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  
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  
傳公即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  
竝曰公謂顯然為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

得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  
人也是其義也  
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孽產子

越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  
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為大句治句可也句若  
為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破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為  
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為大又是一說上文  
曰夫無動而無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  
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其若  
小乃破為大之說也賈子以為獻計者但知為大耳

為大而治誠可也為大而亂則豈若為其小乎文義  
甚明廬校本刪去此十五字則文有無動固備矣為大兩說  
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為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為

越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  
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為大治可也為大  
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  
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為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猶  
曰無為則既遺為大一說而上云變無動為無為亦殊  
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為大班固刪削遂成



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官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即所為也古書謂為字多通用呂氏春

秋恃君篇凡吾所為為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

國世家上所為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

字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

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即

所為也盧氏何又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與正段龍關意

故不稱承當矣下屬遠篇為一益壹通篇之文至害兼

覆逆義不便而正天子都長安以正却為屬遠篇傳

寫者誤割屬遠賈子之舊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贏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

貸自詣非有所聞也屬遠

樾謹按盧校此行勝當作行勝已得之矣自詣當作自

儲古府本作自詣諸即儲之段字也所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行慮非

假貸自儲非有心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

死而無補給身非有以猶有無以耳痺篇曰死而非補即猶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丞連  
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即得字之誤而衍者古  
得字作畀闕壞而為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  
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遠遠人不願往縣  
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疆有力即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  
讀為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  
諸果後弁諸獵諸即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  
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

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  
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

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為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即指諸侯而言班固所

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

言其親者下起故疎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

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sup>水</sup>九年湯早七年甚也野無青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即甚者屬下為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

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緇縫今也衡緯論語陽貨篇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

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sup>從</sup>潭本作<sup>吉府本同</sup>耳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

然其困已若此

禾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

樾謹按既讀為幾周易歸妹下五中孚六四月幾望

釋文並去尚本幾作既是其例也幾猶藁也幾或聞

耳言禾時不收則民間競為賣爵鬻子<sup>北真</sup>幸上之人

或聞其困苦而拯救之也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為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

偷當為輸是其例也言上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sup>歲</sup>風而富<sup>強</sup>疆<sup>解縣</sup>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sup>匈奴</sup>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

古曰味貪也

七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

此五行在後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賈誼傳引此書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則此文人道下奪也字帝與常字形相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四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

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

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與此同

此五行在前

美藏

美藏臠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臠即炙之異文炙從肉從

火此變從火為從臠則以義而兼聲也故炙亦作臠

顏氏家訓曰火傍作庶為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

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臠從煮聲猶煇從

庶聲矣讀者以臠即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

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藏臠具醢醢皆三字

為句今衍炙肉二字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為俱因誤為但矣下文

云上幸令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

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

具樂為鼓樂非一事也

官

陞下必時有所官

作官廬校依

越謹按四從建本他本作官非是官者館之古

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傳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即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

善廚處大困京殿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館舍言可  
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  
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

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  
慮出其單于或六字為句或讀為域說文戈部或邦  
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  
本域之正字也慮出其單于或者自出其單于之邦  
域也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因氏出單于之邦  
域時時賜此而為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為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

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搏然則此作薄者疑搏之誤  
矣上文或薄或揜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賓餘即史記匈奴傳所謂比餘也餘余同聲

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鄭注曰

余當為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  
賓連者本名也具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即比連也

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

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也亦一聲  
之轉賓得通比猶曠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  
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  
死比於死即濱於死也並可為賓餘即比余之證  
眾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擗字之誤文選長楊賦塵城擗邑李善  
注引蒼頡曰擗拍取也恐或擗之猶恐或取之言恐  
為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國書楊雄傳作  
擗即擗之誤此作軒者又擗之壞字矣

大毒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臙炙臙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也  
數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此與大字  
正同因率四書也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  
軻殺秦王政淮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  
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  
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  
篇曰然故謀杆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

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  
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  
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為之從善而革勸其心抑惡以傳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  
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即戒勸國語楚語正作  
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為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為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曰曰親戚既沒雖  
欲孝誰為孝其證也此本天子不思於親戚後  
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曰父母即姻字耳大戴記保傳篇作  
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即證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為文隸



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美相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  
大戴保傳作安如易如即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  
也說為數故數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  
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  
其義得通隱十一年穀梁傳曰植言同時也累數皆  
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即累說也  
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其  
有脫文矣

反 24

左臆右臆 連語

樾謹按臆讀為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宥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  
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  
之義

以時巡循 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並從川聲古通用也  
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

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倞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  
脩之可據以訂正盧校云循即巡字後人妄增猶未  
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  
淫聲皆三字為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  
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賈子賈子二

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  
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  
云以待一發則復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為還字之誤說爾雅廣詁曰沒無也

曰還原也沒不還者無不廢也故下所說皆連義事

不出穎羅

德清俞樾

函書弟二

25

天長  
孫

樾謹按穎讀為絰大元元瑩篇禍福絰羅正以絰羅  
二字連文可證也結從圭聲而得穎得相通者說  
文炷讀若回即其例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  
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為跬聲之誤也然則絰之通作  
穎猶跬之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關其

上半則為肉字矣魯語曰鳥獸魚方別羣不教魚長又  
禁置麗設審鄂以實廟庖此即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攫初齒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

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

之義密讀為伏古人書伏字或作處漢書五行志處

義自是也或作古今人表作宓是也密與處宓

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

蓋即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

本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

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

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

為韻是其證也而薄與暴聲亦相同匡俗正謂七引

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  
並其證也是故薄鏢即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  
字亦無定義灼爍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曰劉  
暴樂也暴柔篇毛傳作暴燭爍即此文薄鏢也暴  
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  
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為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  
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灼爍目訓因實則皆後出字  
耳

漶然漶然憂以漶容經

越謹按此當從潭本作憂以下漶即漶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越謹按還亦還當為目目誤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  
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不足猶不及

身似不則

越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為側字亦非也身自  
不立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為即禮記王制  
節必即天倫鄭注曰即或為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  
釋言曰則即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即也言其身若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越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  
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言合綢如  
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越謹按隨乃駁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安聲相近儀禮  
士虞禮注曰今文墜為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墜與按  
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駁字故即以隨為之說詳羣經  
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

下相對為文言拜之時其駁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  
下也蓋知隨之為駁駁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越謹按揖與輯通輯字之誤安輯之文史  
傳屢見漢書與輯字通輯字之誤安輯之文史  
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越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  
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為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

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愷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愷當讀為愨周書世俘篇凡愨國九十有九國

孔晁注曰愨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愨也施者弛

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為不類原文

而去之此大誤也據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謹之

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

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

也

五字耳當據論衡補之

德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自患心腹之積

皆愈疑因故字蓋涉因句設天之視聽而衍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上云臣

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云天之親德即承上文為

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

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

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為天之視聽矣

是其證也

寇挾城堞矣

檇謹按挾讀為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並曰古文挾皆作接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檇謹按上不字衍文說見管子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檇謹按戰國策困與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為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

訂正

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

先醒

檇謹按靜讀為靖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遠

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遠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

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即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御耳痺

檇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

虞則此句所關云云是無字御猶語也御從卸聲卸

從午聲轄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語聲近而得通

說文金部御或作語即其例也天下服而無語者天

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轄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

無御為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越謹按腑即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sub>於積之</sub>腐水楚辭離世  
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即此所謂腐  
水矣

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為積

越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sub>下</sub>時有所  
<sub>因</sub>閒官即閒館也謂館舍之空虛者也<sub>上</sub>林賦靈  
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

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為積故曰因閒館為積也

稱善累德

越謹按稱讀為再說文再部再并舉也并舉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吉府本同皆曰從之

越謹按<sub>因</sub>當從<sub>潭</sub>潭本<sub>作</sub>負石而<sub>蹈</sub>五湖蓋此文言越  
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sub>因</sub>之<sub>誅</sub>而<sub>逆</sub>人則天必敗  
其事也故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  
泉句踐不樂憂悲存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蹈  
湖亦是言<sub>其</sub>不得<sub>其</sub>終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



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躬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

為陶朱者也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即如晏子為夫差

所殺其事甚著而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寵

而自投水則其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

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醢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解也醢即觶自變從角者而

從酉耳說文以為小解實即解之異文解之為觶猶

解之為觶也

大夫國士遇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眾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

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

大夫為夫也此云大夫國士遇我是誤夫為大夫也

雖屬錯謔而尚可見古書之真別本有作是以國者則

後人因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謔非也又階級

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於義亦通盧氏必從別本

作遇我亦失之拘回矣

翟襄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越謹按見當作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為史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見字  
之謠

文王有志為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裏糧而至 君道

越謹按民間之者民間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

於義殊不可通本清澤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磨裏而

至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

田凡從書字每變而為之然則遊之誤作近亦猶是

矣此言文王有志為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

者已裏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即所

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

為境以合之其句讀外而義亦全失矣

榆缺陂雜若風視口勸學

越謹按此皆以三字為句缺未詳疑榆字如傳榆紵

縞之榆之言引也陂乃帔身之段字此句因詳榆缺也

鐵缺因蓋言衣服之美雜若者若皆香草也列子

周穆王篇雜若以滿之正以雜若連文故知此

文高以三字為句也言風視義不可通望之

矣此言文王有志為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

者已裏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即所

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

為境以合之其句讀外而義亦全失矣

榆缺陂雜若風視口勸學

越謹按此皆以三字為句缺未詳疑榆字如傳榆紵

縞之榆之言引也陂乃帔身之段字此句因詳榆缺也

段字風則風之誤字望風而誤也益口笑者益讀為翳堯典翳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翳口笑即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尚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缺即陝輸因以榆缺陟雜為句止若妄風為句無理殊是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為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在為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

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與在對也則亡猶不在也自後也曰醜聖道之曰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也加心作忘耳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道術

樾謹按儀讀為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衰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為醫

榘謹按窗字無考說文齒部有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即此

字蓋相齧齧之意

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汙

榘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

沔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沔是汙為停積

之水故反行為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榘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高為之淮南子說

山篇高氏之壁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

本作高後人不識因改為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 六術

榘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榘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生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

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榘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

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

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物謂三

廟即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年傳何休注曰天子

諸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  
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其所說畧同而曰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  
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  
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  
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  
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即下句

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遷安  
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小  
字於自當移下句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  
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舊畢因畢盧校本改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  
氏華離之地恐是據其然於離字絕句則不然  
文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  
狀字自當屬上讀且此云理離狀也亦以離狀連文  
其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又按理離狀即畢畢離狀

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心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為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廬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知善而弗行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哀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哀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

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

曾子問篇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為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為速矣下文曰故堯舜

曰曰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

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

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

民猶以為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美即可證此句之

誤

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言有關文當有目如形一喻然後目目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為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為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噶噶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特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關文明矣

信道而不為國家必空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政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

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

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樾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

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樾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此本云故古聖王

士察二字亦誤倒

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也察國之治政在諸大

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即此所

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

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即此所謂察士

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

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

其與徒下句得之目上句猶未得也又按上句所謂

18 39

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

在於此也下文國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

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

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論政字並同論

論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即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譎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譎讀為劓說文刀部劓減也字或作搏管子

五輔篇整齊搏誅以避刑戮又或作搏荀子不苟篇

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人搏誅縛紕並即劓減之義

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譎者謂雖分以



與人而其數不為之減也。盧解以譚杏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譚字下注云音搗。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為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

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謂播之於

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

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為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譽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顯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顯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此文即涉彼而衍改。下句黃帝為帝顯頊，以實其為

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校云傭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正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為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所引不備未足為據則固不然且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為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

攸

41

注曰豆醬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為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為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子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也越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竝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句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

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為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之原文也無宜治之民

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為制度蓋訓命為制度訓基為經

故下文經制度即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賈子之意

疑命當訓令遂改為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間因

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

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為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

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酌酒說之

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  
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為斗則斗亦未  
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  
直也且曰曰斟酒田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毋  
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毋升即毋勺義亦未安今按斗  
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毋  
矣鄭注曰豆當為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  
聲之誤當為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毋而  
御戶右詩生民篇叩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  
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

仁  
43

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檇謹按困學紀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脩政語下

檇謹按盧校云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

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故粥

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勝乎猶大政上

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蓋言攻守與

戰也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為語詞耳

又按上下粥子對並曰唯疑則此文唯下亦當有疑

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為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為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



44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正作恆恆字當據訂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

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

失 尊敬而不

讓七字為句盧校於俗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為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古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